

博物馆

一截断墙，分明是一段肝肠寸裂的往事。
一处残壁，分明是一个早就消失的故人。

和悦洲， 小上海

古镇大通的水墨风情

黄复彩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博物馆

和悦洲， 小上海

黄复彩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长江中下游，长江中心有一个洲，叫和悦洲，抗战前被称作“小上海”，非常繁华，抗战后被炸毁了。这个地方称一江三镇，统领中心的镇叫大通，一共三镇，解放前是江南最大的盐的集散地，又是佛教圣地九华山的咽喉，被称为“大九华山头天门”。妓院就有十三家，小时候如果骂人骂道“你妈十三号”，那就有一场恶架要打了。这本书写的就是这里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帮派历史等。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悦洲、小上海 / 黄复彩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博物馆）

ISBN 978-7-302-35451-2

I. ①和… II. ①黄… III. ①乡镇—文化史—铜陵市 IV. ①K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3050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邓玲玲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10mm 印 张：9.25 字 数：211千字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产品编号：055023-01

序：一幅浓郁的水墨风情画卷

张三友

自古以来，很多文人都把自己的故乡当作他写作的第一对象，“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不仅是他生命的源发地，也是他灵魂的栖息地。乡思、乡怯、乡恋、乡愁，因思乡而泣，因思乡而歌，这就是文人与一般人的区别。

无论是什么样的文人，无论他们的文字风格是激烈还是委婉，但他们在抒写自己的故乡时，无不带着一份虔诚、一份感激。我们读过太多文人写故乡的文字，虽然每个人的故乡是不一的，是有着不同的地域差别的，但只要他的文字是真诚的，读着这些文字，我们都无一例外地被他们对故乡的那一份情感所打动。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已不再是一方水土或一片地域，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一种无可逃脱的感动。

我与复彩是在一条街道上长大的，他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兄弟。或许正是这种原因，我对复彩这三十年来的写作总是寄予特别的关注。承他不吝，每有新作，必赠我一册。读着他的文字，就像我们坐在一起，沏着一杯茶，自然而亲切地聊天。这些年来，我一次次陪他去我们一同成长的和悦洲二道街，抚着那一处处断垣残壁，我们一同回顾着幼时的种种细节。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也就是一截断墙，一处残壁，但在复彩的眼里，却分明是一段肝肠欲裂的故事，一个早就消失的故人。这就是复彩作为作家与一般乡人的区别。

前年十二月，我从岗位退下，正逢国家下发文件，专门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鉴于我对大通文化的兴趣，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开始着手筹备大通文化研究会并很快投入工作。

大通，六朝时期名之澜溪，唐代在此设置了水驿，名之大通驿。大通者，“取其四通八达之意也”。基于这一历史叙事，大通地名的面世，已然往事越千年了。

唐之后，大通又见证了千年风雨。至鸦片战争，特别是《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大通与上游的安庆，下游的芜湖均被作为通商口岸，由此，古镇大通步入了近代史的前沿，大通也开始从容面对国门大开之后的欧美世界。在黄土地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话中，开始了更为理性、更大视野的锻造，这应该大通记忆中颇为风光的一笔了。而作为长江沿岸一座重要的水陆码头，当时的大通已成为安徽四大商埠之一，从城镇布局上，仅和悦洲就已有三街十三巷，在这三街十三巷上，有八大钱庄，八大银楼，三家报纸，五座中西不同的宗教场所，其繁华之盛，前所未有，在长江沿岸，有了“小上海”之称。

2013年正月，复彩在大通住了七八天之久，这也是他近年来在大通住得时间最长的一次。也就是在那次会面时，复彩说，我要对故乡来一次过瘾的写作。虽然当时他并没有说那将是怎样的一次写作，但我和朋友们都一直在期待着，期待他灵动的文字对故乡大通有一次酣畅淋漓的写作。

前后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复彩终于将他的《和悦洲，小上海》初稿传到我的电脑里。复彩向来以快笔著称，故乡大通，其实早就了然于他胸，我终于明白他的所谓“过瘾”的写作了，其实正是他对故乡情感的一次激情的宣泄，就像火山的喷发，那早就郁积于胸的能量，刹那间迸发出激烈的岩火——这就是《和悦洲，小上海》这本书的问世。

那一条条街道，一座座古旧的建筑，乃至那条街道上千百年来习惯成俗的生活方式和一个个在古镇江风的吹拂下各具性格的人，构成一幅浓郁的水墨画，它既是无常时光的一瞬，又是凝固于永恒的历史。复彩以他独特的视角，灵动的文字，为我们展现的是一段属于大通的历史和人文，又是一幅风格独特的风俗画卷。应该说，复彩笔下这座有着浓郁水墨风情的大通古镇既是复彩的，也是我们的，那是复彩的精神故乡，也是所有读者的精神故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人生就是一个圆，人永远都走不出这人生之圆。然而，当我们再次回到那最初的圆点时，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新

的升华，那已不再是简单的肉体生命了。

复彩以我们幼时的友情，希望我能为他作序，我自知并不擅于这样的文字，但还是却不过他的盛情，权且以以上的文字，作为我们兄弟情谊的一种见证。就此打住。

2013年4月6日

（作者为原铜陵市人大副主任，现为大通文化研究会会长）

目 录

第一辑

和悦洲	3
一个国民党士兵	6
大关口	9
天主堂	12
青通河	15
二道街	18
澜溪街事	22
洪家大屋	26
清字巷	29
洞字巷	33
大士阁	37
太平洋	41
余家大院	43
说说彭玉麟	46
悲剧英雄黎宗岳	50
驴子岭	54
下水桥及大草甸子	57
一口井的存在	59
缸窑湖	62

第二辑

和摄影家一起去和悦洲	67
在大士阁给居士讲经	70
门前的河	74
屋后的湖	77
半斤猪肉又回春	80
鱼划子	82
码头号子	85
龙的盛会	89
水街	93
小心火烛	97
有的吃，无的吃，买张画儿贴个壁	99
十七条鱼	102

第三辑

理发店	107
生源干子	110
造船厂	113
酱园厂	116
开门大吉	120
船规	123
扳罾	126
照蟹	129
摸窿	131
童年用物：木踏子	134

童年游戏：打画片	136
童年游戏：打铜钹	138
姜子牙，子牙姜	140
拼死吃河鲀	142
鲥鱼的鲥	145
臭干子、香菜及其他	148
我淘过的野菜	151
清明节，吃馐肉	156

第四辑

夏洪兴老秤	161
棉匠	165
花卷牛后人	169
小菜园张家	172
江北人	176
国平的烟	180
郭熙之的纪录片	182
钱和生的修房梦	183
汪更生的蛋糕坊	184
长友	186
家禄	188
酒仙	191
同是兄弟	194
消失了的职业	197
后记	209

第一辑



和悦洲

站在长龙山上看鹊江对岸的和悦洲，和悦洲真的就像一片绿色的荷叶漂浮在那一片江面上，只是它并不随风而动，它永远地浮在那片江面上，不知有多少年了。

把荷叶洲改名为和悦洲的是清时的一位官员。彭玉麟在大通人心中的位置不亚于包青天，只差没有给他立一座彭公祠了。“和悦”替代了“荷叶”，读音没变，意义却不一样了。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统治者不希望他的人民是为顺民，彭玉麟当然也是，他希望他属下的这片土地和平安宁，商贾之间公平买卖，鸡犬相闻，歌舞升平，这当然也是百姓的愿望。

和悦洲的鼎盛，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老人们说，和悦洲被称作小上海，和悦洲有三条一马平川的街道，有十三条幽深神秘的巷子。三条街道上都跑黄包车，三条街上都有货栈和商行，当然，那三街十三巷也有妓女和嫖客。

现在，和悦洲早已不见昔日的辉煌和荣耀，它被现代文明远远地抛弃了，抛在了这片越来越狭窄的江面上，历史从它的面前匆匆流过，它看惯了历史，历史也看惯了它。现在，它仿佛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一切狂澜和暗流的面前，反而显得无比沉静，无比自在；它知道自己早已不是那种追波逐浪的年龄，索性耐下了性子，似乎要看一看这两岸的青山谁是最后的过客。

我们的脚步击打在





这古旧的石板路上，分明听见了历史在发出略带痛楚的叹息。令人惊异不已的是，在那些不知被多少年的风风雨雨洗刷过的墙壁上，至今仍能读出历史更迭的痕迹，那实在是我们向孩子们讲述历史的最好的教材。隐隐传来的鸡鸣狗吠仿佛将我们带到一个久被遗忘的年代。蓦地，从一户人家的电视里传来孙俪在清朝的皇宫里发出的深情歌唱，那一刻，我们都无法弄清自己究竟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

其实，只有当你真正走进和悦洲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和悦洲的雄浑和博大，它确实像一个大肚能容的弥勒，容进了那么多的房舍，容进了那么多的土地，容进了那么多的男人和女人，同时也容进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快乐。我们看见孩子们在刚刚粉刷过的教室里读书，看见老人在阳光下下棋，看见男人在被江水冲塌的房屋前垒砌新墙，看见女人在菜园里侍弄着她的青青小菜。这实在是一幅美妙的图画，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质朴和原始，展示了一种圆满和自足，这是我们在很多的现代城市所难以读到的画面。那么，这究竟是被现代文明遗忘的角落，还是历史特意留给我们的又一种人类文明的范本？

古罗马的庞贝古城据说是在一夜间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的，而和悦洲的衰老，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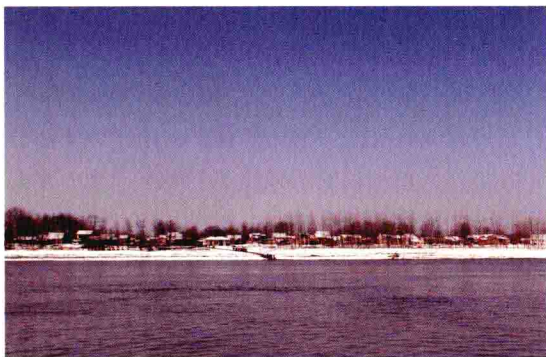
人们把和悦洲的荒废一股脑儿栽在日本人的身上，说日本人的兵舰在江上朝和悦洲开了几炮，和悦洲三条街道所有的房屋都轰然倒塌了。流行的抗日剧把小鬼子形容

得不堪一击，而这里却把日本人的炮弹说得威力无穷。但老人们说这不是事实，真正把和悦洲化为废墟的是中国的川军，是他们所谓的焦土抗战。

任何诞生和消亡都是历史的必然，当历史的潮音带着现代的气息扑向我们时，我们的心情是平静的，我们不必为失去了的一切而痛楚，也不必为逝去的生命而叹息。就像那在倒塌的房舍前垒砌新墙的男人，就像那些在刚刚粉刷的教室里读书的孩子，就像那将青青小菜挑到渡口去的女人。

圣人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佛说，诸法空相。



一个国民党士兵

1949年春天，大关口突然出现一群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士兵。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国军士兵的到来会给和悦洲，会给整个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江上的板划子依然往来于和悦洲和大通之间，人们依然平静地做着自己的生意。

这天晚上，家里突然闯进五六个国民党士兵，他们向父亲提出，要借店里的木料做防御工事。由于时局的混乱，早在几天前，父亲就与几个伙计把店里的木料全部藏到屋后的一个防空壕里。那几个士兵在店里店外梭巡着，终于在后院发现了破绽，并动手去搬运那些木材。父亲那时四十出头，脾气原本刚烈，正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年龄。父亲说，我店里的木材是要打家具卖的，恕不外借。一个士兵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就向父亲打去。父亲吃了一枪托，更加恼怒，他抹了把嘴上的血，举起一把斧子，就要同那个士兵拼命。母亲当时正怀着我，立即冲上前去，拦在父亲与士兵之间，并且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说：“这些木材，老总们如果需要，尽管去搬，这年头，哪个还

没有个救急的时候。”

那几个国民党士兵搬了木材，却威胁着要把父亲带走。这时，一个年轻的士兵出面说，就不要为难这位老板了吧，他也不容易。

那支军队于第三天下午撤出和悦洲，至傍晚，街道上已不见一个国民党士兵。母亲说，



那时的街道上一片混乱，石板路上到处是国军丢下的皮箱、散乱的衣物，甚至是成包的面粉和大米。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去捡拾这些意外之财。父亲店里的几个伙计也要上街去捡，却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说不定他们又会回来，到时候同这帮家伙就说不清了。

远处不断传来枪炮之声，越来越近。天黑时分，家里闯进一个提着枪的国民党士兵，正是那天晚上说了一句良心话的年轻士兵。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睡着了，喝醉了，还是因为其他什么事耽搁了，竟然没来得及同他们的大部队一道撤离。父亲说，你们的大部队刚刚离开，可能还在关门口一带，你快去吧，说不定还能赶上他们。那士兵很快就往关门口跑去，过了不久，又回来了，一脸的惊恐，说他们的人都已过江了，现在已没有一只过江的小划子。店里的几个人开始为这个年轻士兵出主意。解放大军就要打过来了，既然赶不上大部队，就不要再给他们当炮灰卖命了，母亲说。那兵浑身筛糠样地抖着，全然没有了主意。又有伙计说，还不赶紧把你这身黄狗皮脱了，把枪扔到江里去，我们不说，谁也不清楚你的身份。那年轻的士兵急急忙忙地跑了。

第二天清晨，当父亲打开店门时，顿时被街道上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排排士兵抱着枪半卧在街道上。这些军队与前几天驻扎在街道上的军队完全不同的装束，父亲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解放大军了。母亲说，夜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真不晓得这些军队是怎么来到街道上的。早饭后，士兵们开始在关门口的那个运动场上喊着口号操练和歌唱。一些胆大的生意人打开了店铺，重新做起生意。这时，父亲的店里来了几位士兵，这几个士兵和颜悦色，他们说要向父亲借几件办公用品。父亲二话没说，就让伙计替他们去搬。士兵们搬了两张桌子，





几把凳子，临走前给父亲打了一张借条。这段历史我过去似乎听大哥说过，那时大哥六七岁吧，经常有一些士兵来家里逗他玩，他们送给大哥几粒弹壳当玩具，大哥也喜欢扛着他们操练的木头枪，学着他们威风凛凛地走正步。

街道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商店里又开始了日复一

日的生意。母亲说，那一天你大哥与他的几个小伙伴们到江边玩沙去了，突然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开始以为发生了地震，后来知道，那是头顶上的飞机正往地面上丢炸弹。一颗炮弹就落在家门前的运动场上，店里的伙计们说，大兵过江了。母亲在说这些时，大姐插话说，当时她正在江边洗衣，一颗炮弹落在江面上，掀起山一般高的巨浪，姐姐拎起衣服，赶紧往家里跑去。父亲让母亲带着大姐赶紧撤到院子里的那个防空壕里，但母亲却因为怎么也找不到大哥而哭起来。父亲大声地斥责着说，哭有什么用，这时候，一家人还是分开几处的好，即使挨了炮弹，也不至于一家全都丧命。过了一会儿，大哥被隔壁的一个熟人送回来了。大哥说，当头顶上的飞机刚刚出现时，他们几个孩子还懵懂地站在江滩上看着头顶上的大家伙，他们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鸟呢？直到炮弹落下来，才吓得躲到一棵大树下。

第二年，二道街新开了一家豆腐坊，那豆腐坊的小老板看着面熟，终于认出，他就是那天晚上没来得及与大部队一同撤离的国民党士兵。除了父母亲以及家里的那几个伙计，没有人知道这豆腐坊小伙计的真实面目。几年后，甚至有人来替大姐做媒，要把大姐许给那豆腐坊的小伙计。母亲对这门亲事十分热衷，却遭到父亲的坚决阻拦，母亲只好作罢。

母亲说，过了几年，豆腐坊的小伙计就回他的福建老家去了，从此没有来过。